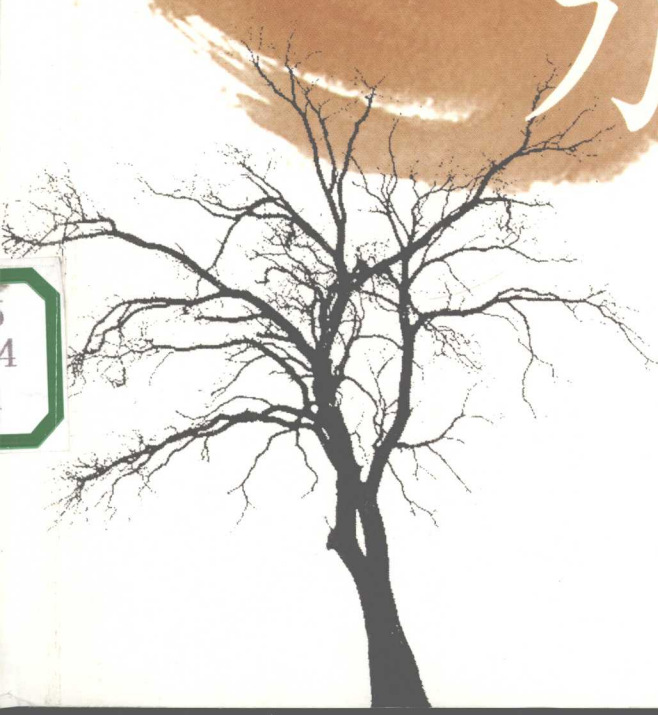


我这把

生锈大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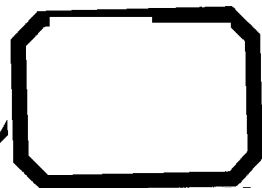
陈肖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4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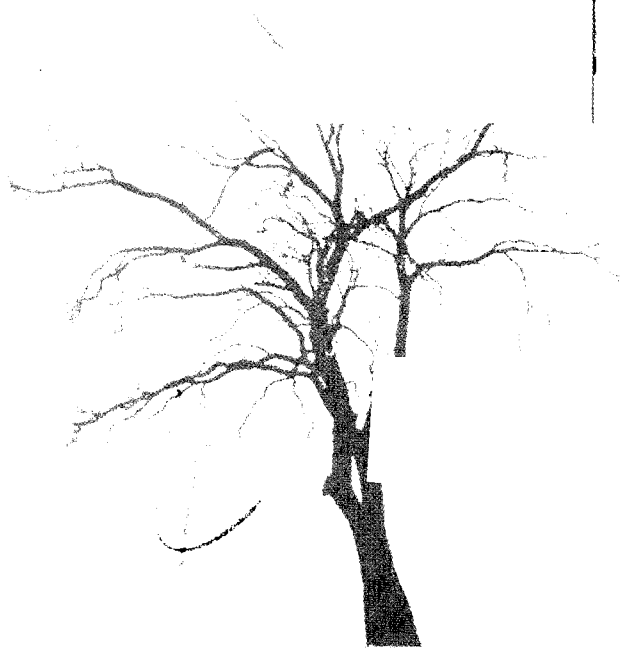


把

锈大刀

陈肖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把生锈大刀/陈肖人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905-6

I. 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1108 号

责任编辑:安 静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王景林

我这把生锈大刀

陈肖人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905-6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陈有仁

1940年生，广西宾阳人。1961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戏剧系戏剧理论专业。曾任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漓江出版社副总编辑、广西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雨后青山》（执笔）、《斜阳脉脉水悠悠》，中篇小说集《黑蕉林皇后》、短篇小说集《仲夏夜之谜》等。

用，只好退回，还说什么“多多赐稿”。除了名字和文章标题手写^外，其余全是^{使用}印刷^信。可是，黄同志痴心不改，天天都在写信和写日记。这时，我见他叫住，就问：

“黄‘作家’，给你配些什么文字或诗怎样？”

他想了想，说如：便在我^{案上}撕下^撕一张^撕纸^撕，^撕写上：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十^斗只见^几粒。

这是我们读过的唐朝李绅的《悯农》诗^的改写。仅^二改动后面一句，就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农民的苦难。

我说，写得妙，真不愧为“作家”，只改

目 录

开 头	1
第一章:鍛	7
1. “生锈大刀”出炉	9
2. 合山打工	13
3. 我曾是乞儿	21
4. 肚饥抵毋得	25
5. 棒头打出聪明子	28
6. 苦涩的录取	34
7. 地主仔夜话	38
8. 护花使者	46
9. 毒倒同学	52
10. 莫怀仁与我	55
11. 爱上“刘三姐”	58
第二章:淬	65
1. 苦命到根	67
2. 多亏刀美秀	70
3. 医人又医兽	75
4. 山洞“麻风病人”	79
5. 九九没有艳阳天	85

6. 上调与“上吊”	89
7. 难眠之夜	94
8. 命中注定的回归	98
9. 亲兄不亲	101
10. 海南岛的疑特	105
11. 是谁坑害了我	111
12. 以德报怨	116
13. 为了心肝宝贝	120
14. 贩缸的“毛”叔	126
15. “奸夫”暴死牛棚	131
第三章:锈	137
1. 缘尽“刘三姐”	139
2. 娶个跛脚妹	144
3. 当回“宾州客”	148
4. 情歌与鸦片烟	154
5. 黄牛和熊	162
6. 再进拘留所	169
7. 马鞍山看风水	173
8. 地主仔险丧命	183
9. 邕江之夜	190
第四章:磨	199
1. 4号首长	201
2. 火线入党	206
3. 甘蔗大王	210
4. 1号首长	219
5. 被文学搞的人	227

开 头

2008 年清明节刚过几天,我接到一位中学同学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一听,急问是什么不幸的消息。

我刚从老家扫墓回来,也知道这位老同学从深圳回老家扫墓,我们曾相约到南宁来聚会。在老家我也遇到过其他老同学,没听到什么要特别告知的消息,更遑论“不幸”的事。所以对方一讲“不幸的消息”,我顿时有些莫名的惊悚。

他说:“你真的不知道磨士长的消息?”

我说:“最近的不知道。今年 3 月初他来南宁,曾打电话给我,说是他们的磨氏宗堂已近收尾,还缺点资金,他来南宁是为了筹款。当时我问他,去年说的,在今年清明多叫些老同学到他家聚会的事还办不办?他说,办办办。又说眼下他最大最大的事是建成宗堂,完成了以后才能安心地去办其他的事。讲完他就挂了电话。”

老同学在电话里不吭气了,像是怕告诉我他所说的不幸的事。我焦急地追问,磨士长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说:“听说,在庆祝宗堂落成的那个晚上,他去放大炮时被

炸死了！”

我一听，简直震蒙了，磨士长这个什么苦日子都熬得过来的，养着九条命的家伙，怎么不合时运地被土制的纸大炮炸死？还偏偏是在他的族人喜庆的日子里。要知道，磨氏宗堂是他两年多苦心经营、筹运的结果，他为此几乎呕心沥血。宗堂有了，他却没了。这样的一个归宿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我在一时震惊之后，是无比的痛惜。这种不幸的遭遇落在磨士长身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之后，我在电话里对老同学说：“想不到，真想不到！在这之前，我曾对他心有不满！”老同学问为什么。显然他想知道事情的原委。

我说：“磨士长不是说今年清明节期间请我们再到他家聚会吗？临近清明，我知道他宗堂的事情也忙得差不多了，就一直等他的通知，等他的电话。我不能打电话催问他，毕竟是他请同学搞聚会，要他花钱的事情。可是，就一直等不到他的电话。清明期间我还在老家待了几天，我是有意不打电话给他，也不去找他，看他是不是为了磨氏宗堂把我们老同学忘了。没想到，清明节前他就已经出事了！”

老同学在电话里说：“前几天我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问我找谁。我说，找磨士长，我是他的老同学。那女的停顿了一会儿，冷冷地说了声磨士长出差了，就挂了电话。”

我想，可能是磨士长家里什么人接的电话。磨士长去世不久，家里人还不能接受他死亡这个现实吧。

第二天我把电话打到磨士长办的香厂，打到他的办公室。我找磨士长接电话，看谁接，看接电话的人怎么对我说磨士长的事。我希望尽快地知道事情真相。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男人，磨士长办公室里的电话要不是他

接,就是他的助手接。这位助手是他的亲戚,堂侄磨开明。我在磨士长家吃过两次饭,都是几位老同学相聚叙旧。每次磨开明鞍前马后地忙接待,就连买菜置酒的事也由他操办。

我问他,你是磨开明吧?他说是,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士长的老同学,姓陈。磨开明马上就听出是我,电话里叫我声陈叔,有点泣不成声:“你找不到我士长叔了……”

我让他冷静些,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怎么就出了这样不幸的事情。

电话那头说:“庆祝宗堂落成那晚,唱师公戏,士长叔两公婆宴会回家之后,士长婶说晚上去宗堂看师公戏。士长叔就说,好吧,我也去放炮。这一放就放出了事,放的冲天大炮点后未响,他凑近去看,炮反倒响了,炸开了。也有人说,当时一点就炸了。到底谁说得对,因为晚上天很黑,也没有人能够看清楚。不过,被炮炸倒是事实。唉,这事很伤心,怎么摊上这样的事?”

我安慰悲痛的磨开明,磨士长遇难我们一帮同学都很难过。我让他转告磨士长遗属,请她们节哀顺变。

磨开明说磨士长的丧事是他帮着办的,按理说不管怎么样都得给亲朋好友发讣告。可是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磨士长的记事本加电话号码簿在他生前丢失了。他一死,连记在他脑子里的也带走了。磨士长留下的香厂现在由磨开明帮着打理,业务关系都联系不上,他现在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说有这么回事。今年三月磨士长在南宁,我和他通话,他也说丢了记事本的事,还问我要手机号码!为丢失记事本的事他当时很沮丧,要知道,他是什么都往那本子上记的。

磨开明说,他士长叔也还有其他的记事本,有好几本,说是写下来给我写小说用的。但在出事后就被士长婶打了个抱抱回去了。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了我和磨士长的约定,他希望我以他为原型,写一个最最平凡而又遭遇很多的人。这个人物像他,但又不完全是他;这个人物在政治鉴定中是个有错误的甚至不能造就的人,但在寻常生活里不失为一个好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正面人物、美好形象,而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值得同情、值得书写的人物。读者如果读了作品,就像看到邻家大叔、大伯的人生际遇和经历,又能有所体会和领悟。

为此,我曾对磨士长进行过三天的录音采访,在我的笔记本上也记下了许多。

接下来的几天里,磨士长让我彻夜难眠。不单是因为他逝世的不幸,更因为这让我想起了他人生的坎坷和他所经历的蹉跎岁月。磨士长小时候因为家穷当过乞丐,解放后十岁出头才正式进学校读书;高考时因1957年出过一张“恶毒”的大字报,差点名落孙山;医专毕业分配到边远山区,医德日隆,却行为怪异,未及三年便被遣回乡务农;在乡里凤凰脱毛不及鸡,兄嫂与其恶斗不已;无奈离乡流落海南,被当敌特关押,狼狈而归;后来又闯桂西,经历不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差点涉毒而入狱……及至改革开放,他搏命开荒种蔗,成了县里“甘蔗大王”,却差点让自己的女儿送命;中越边境战争爆发,他请缨上阵,英勇抢救伤员,立下战功;而后在乡间小有名气的他,得以批地建屋,办成香厂,产品远销东南亚;勤劳致富后的他,慈怀善举,帮补穷亲故友,资助贫困生上学,兴建磨氏宗堂,以弘扬传统忠孝仁义之德为己任。可是,未曾想,就在宗堂落成、族人欢庆之时,他竟突然殒身!时乎?命乎?真是难以说清。他这辈子工农商学兵,酸甜苦辣咸,哪行没投身过,哪般滋味没尝过?人生路上,跌跌撞撞,成功失败,得意失意,总是和他如影随形。这是一个苦难的灵魂!他的身世和经历,像谜一样吸引着我。我一直要写他这样的人物,而现在因为他的突然死亡,

我们曾经的约定,我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

没想到的是磨士长的遗孀,他的第二任妻子没几天就来找我。过去长相富态,成天笑吟吟的她,神情悲戚,身子瘦了一大圈,衣服松垮垮地穿在身上。她把磨士长留下的五本笔记本带给我,说磨士长除了留下一个不知道怎样经营的香厂和几万元欠债,再就是这堆本本了。

“我看了这几本东西心里是难受,但总还要想着完成他的心愿,由你写出一本书,留给他的孩子看看,父亲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她说。

磨士长的妻子临走时甚至给我鞠了躬,请我一定要写出这本书。

从这天起,我丢下手上的一切活计,开始写这部小说。我把小说名定为《我这把生锈大刀》,这是因为磨士长有一句口头禅,说他是一把生锈大刀。

小说开始了。或许说,这是一部非虚构小说。

1. “生锈大刀”出炉

难忘的 1957 年,那年我高中二年级。

这年春上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我所在的宾州中学也开大会作动员报告,韦思林校长号召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给政府、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对于提意见的人绝对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打击报复。韦校长甚至信誓旦旦地以党性作保证。

我当时虽然是一个中学生,阅世不深,但家在农村,眼见一些农村干部,一旦权力在手,就趾高气扬,不把平民百姓放在眼里。县里乡里有的干部下乡,催公粮,催购粮,气势汹汹,有农民稍有不满,动不动就被作为对抗政府的坏分子来批斗。被批斗的农民站在人群的中央,被戏弄为“中央干部”。一旦成为“中央干部”,就无形中被划成坏分子。弄得有的农民见到下乡干部,就像老鼠遇见猫。由于广西强力进行统购统销(若干年以后报上披露,是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决策所为,因此他被中央革职),当年土改时如鱼似水的干群关系,已经难觅踪影。1955 年春天,广西农村出现粮荒,不少农民患上浮肿病。家在农村的我,回家时亲眼见一个耘田的农民,一行没有耘完,便坐到田基上起不来了。我走过去把他扶起来,问他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

上只吃碗米羹,没有力气啊!”看看他眼,眼泡肿;看看他脚,脚也肿。这都是缺粮缺油引发的营养性水肿,我只能于事无补地安慰他:“叔叔,做不了田工你就回家吧,保命要紧!”

“保命?就等这春禾啦,如果这春收不上,全家就会饿死见阎王!”说罢他翻起死鱼一样的眼睛望着我……

我无言以对,无力以助。半个月后我回家,听说他故世了,是用一张烂竹筴席卷而埋的。

这是我耳闻目睹的那一年农村的饥荒情景。

所以,1957年那场大鸣大放运动,给领导干部提意见,出大字报,我深信不疑这是为共产党好,为干部好。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这个鸣放运动,报纸天天登载这类报道文章。我们中学里有一位姓李的音乐老师,每一天在阅览室的各大报纸上用红笔勾画出那类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在报边上批写针对学校主要领导的文字:什么“×××何等相似”,号召老师们、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批判“×××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那时整个学校真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势。很快地,各班的大字报便贴到学校的告示牌以及走廊的墙上去了。学校为此还用竹筴搭棚架,让大家有地方张贴大字报。

我也兴奋得很。我想,应该把农民的苦难告知上级领导,所以,我酝酿了一幅漫画,反映农民的疾苦。画什么?如何画?我想起当时农村农民喝粥十捞不见粒米的情景,就操起生硬的画笔,画一个农民手里捧一碗粥,眼巴巴地看着碗,清汤一碗,十捞不见一粒米。练习画了几张,勉强有点点像。这时,站在一旁的姓黄名叫寺宏的同学,击掌叫好。他是我们班一位“才子”,爱好文学,看了很多小说,梦想当作家。他曾写过不少诗歌,投寄县报、地区报,甚至省报,可是都被退回,退稿信千篇一律,说什么“大作收到”,“感谢您的来稿”,因“暂不合采用,只好退回,还盼今后多多赐稿”之

类。这些退稿信除了名字和文章标题手写之外,其余全是印刷的统一格式。可是,黄同学痴心不改,天天都在写诗、写日记。

这时,我见他叫好,就说:“黄‘作家’,给我配些什么文字或诗,怎样?”

他想了想,便从我桌上的练习册撕下张纸,琢磨一会儿写上: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十捞只见麸。

这是我们读过的唐朝李绅的《悯农》诗的改写。仅仅改动后面一句,就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农民的苦境。

我说,写得好,真不愧是“作家”,只改一句,力拔千斤。于是,便把这首诗抄上去,配在我的漫画上。

署名的时候,我左思右想,署真名还是署假名?署真名吧,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不好。那就署假名。假名叫什么?我姓磨,磨什么?磨刀?不,太惹眼了。干脆署“生锈大刀”,生锈大刀不就该“磨”吗?对,生锈大刀就该磨,含蓄又幽默,就署“生锈大刀”。于是,我在漫画旁边署上了“生锈大刀画”。

我问黄寺宏,他的诗是不是也要署名。黄寺宏说:“不用署,不用署!”

我问为什么。黄寺宏犹豫了好久,说:“署什么好呢?……呃,还是不署吧!”

我见他闪闪缩缩,有点害怕的样子,没想到他家庭出身不好,有所顾虑,只觉得他不够积极。这时有同学找他,他就和那位同学走了。他一走我马上想起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就替他署了“黄钟”。我希望他能够像黄钟声响,声震四海。

就这样，一张“生锈大刀”的画和黄钟配诗的大字报出笼了。

大字报一贴出去，好多同学都围上来观看。许多人哈哈大笑，称赞画得好，诗改得也好。对“生锈大刀”这署名，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议论，他们怕是心中好笑，怎么这么怪怪的一个名字。

有人发问：“这‘生锈大刀’是谁啊？”

有人回答：“就是高二一班的磨士长！”

有人又问：“磨士长是哪个？”

有人回答：“就是经常穿短裤、着背心，邋邋遢遢的那个！”

这一说，有人想起来了：“哦，是他啊！”

对，我就是有点邋遢，而且经常穿短裤、着背心。因为我家里穷，夏天为省点布，成天穿的是短裤，有的短裤甚至前缀后补，裤边磨出了丝。现在有的青年男女，故意穿那种裤边被磨出丝的短裤，目的只为装“酷”，真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当年人们是把穿这样衣服的我看得很“衰”的。因为家穷，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有时，甚至剪来衣袖补裤脚。要说我衣冠不整，显得邋遢，这也是事实。解放前，我做过乞儿，在草堆、灰堆、瓦堆、墙头里滚来滚去。解放后，虽然进中学读书，家庭的困苦使我无法在穿着上讲究。同时，我也有一种陋习，在别人看来脏的东西，我却觉得很平常，还自认为是农民的质朴，觉得别人是“娇生惯养”。当时的我有豪气，觉得能从一个乞儿进中学，而且成为一个高中生，很是了不起。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衣着，衣着光鲜又怎样？要比的应该是学习成绩。我的功课成绩，总在全班前十名之内，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是我不怕别人小看我、说三道四的原因。

大字报贴出去之后，我的真名磨士长被“生锈大刀”取代了，并非是我的大字报画得好，而是胆子大，敢讲真话。还有，这个名字起得古怪、奇特，与众不同。全校几乎人人知道高二一班有个“生锈大刀”。入校出门，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一时间我成了学

校里的“名人”。慢慢地,我的真名被人们忘记。

大字报的风浪很快过去了,随后政治气候骤变,真正应了李清照《声声慢》词中“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情境。

接着学校开展反右运动,学校那位姓李的音乐老师被划为右派,还有几位老师岌岌可危,后来不知谁能解脱。反正那年寒假,有几位老师不知去向了,听说是被送去农场“劳改”。我们中学生不反右,不划右派分子,但是……

待到1958年高考,我和黄寺宏同学才“鬼出龙州”,开始见鬼、倒霉。

这事留着,等事隔一年高考之后再说吧。

2. 合山打工

由于家庭贫困,我的学费、生活费一直难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个火烧眉毛的事情,1957年寒假,我和同学黄寺宏相邀去合山打工。黄寺宏是我的小同乡,他的家就在离我们村不远的水美村。合山是广西有名的煤矿产地,听说那里需要拣矿工。就是煤从坑道里运出坑口后,把附在煤矿上的石头、泥块除掉。这是轻活,不需要重体力,我们这些中学生去干完全可以胜任。

现在家庭贫困的学生也利用假期、假日去打工,打工的机遇很多,不像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经济不发达,工矿企业极少,商品交流、贸易买卖,除了国家经营,民间几乎没有,所以那时贫穷学生想找个打工机会极难极难。合山离宾州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走路要起码三天才能到达。为了寻找收入,缓解家庭困难,再